

梦中那片甘蔗林

◎魏传伟

昨晚梦中，老屋前那片郁郁葱葱的甘蔗林里，满脸笑容的祖父弯着腰收着甘蔗，我在青纱帐里钻来钻去，一阵微风拂过，叶子欢快地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味道。

祖父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，上过好几年私塾，读了不少诗书，会吹竹笛，拉二胡，打四川锣鼓，是那个时候偏僻山乡唯一的文艺青年。他年龄虽小，但凡乡亲们遇到棘手问题，只要他一到场，都会迎刃而解。邻里间发生一些矛盾，他都会出面调和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一点也不比《白鹿原》里的白嘉轩逊色。解放后，他集挖瓢匠、泥瓦匠、木匠、篾匠于一身，走到哪里都是香饽饽。土地改革时，他被选举为另外一个村的村主席。说话做事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带领乡亲们开荒地，兴水利，搞生产，想法设法让大伙儿有饭吃，有水喝，有衣穿。

梦中的甘蔗林是真实的，是祖父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种植的。那时候年逾五旬的他步行百里从县城买回甘蔗种，无所顾忌地在屋前种植起来。乡亲们纷纷为全公社第一个敢“吃螃蟹”的他提心吊胆，家里人更是惶惶不安。一夜春风来，大地苏醒了，嫩绿的甘蔗苗像精灵一般破土而出，吮吸着春天的甘露，一节一节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屋前。入夏，甘蔗苗越长越高，越来越壮，整整齐齐，密密匝匝，满眼苍翠与瓦蓝的天空浑然一体。皎洁的月光下，祖父吹着竹笛，拉着二胡，哼唱着川剧里的戏文，他厚重的腔音在甘蔗林上空远远飘去。

秋天是甘蔗成熟的季节，它们光滑发亮，粗壮的茎秆，一节比一节高，一节比一节长，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英姿。这个时候也是祖父最高兴的时候，逢场日，他便扛着一大捆新鲜甘蔗到乡场上卖，黄昏时候，祖父哼着小调，提着两斤散白酒回到家里。炊烟升起，祖母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起来，擀着面块，炒着鸡蛋，父亲陪着祖父喝着酒，我和姐姐，两个哥哥围着饭桌来回嘻嘻哈哈地打着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，笑声不时从瓦片缝隙中传出房顶。

这片甘蔗林成了全家主要经济来源，此前家庭负担一直压在教书的父亲肩上。祖父自己从来不舍得吃，但却时不时砍几根上好的甘蔗给我们吃。我在家排行最小，最甜的部位总是在我嘴里，咬上一口，响亮的，脆脆的，汁水在牙缝之间游走，顺着喉咙流进肚子，甜到心底，爽在心尖。香甜的甘蔗自然也

吸引了邻里渴望的眼神，一些小孩儿甚至半夜潜入甘蔗林，祖父不责怪不说，隔三岔五还送给每家每户送去一些，不要一分钱。

种植甘蔗让家里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，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乡亲们的观念，在祖父的鼓励下，全村大多数家庭也开始种植甘蔗。祖父像一台高负荷运转的机器，每天不停地给大伙儿免费提供甘蔗种，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。一时间，绿皮的、黑皮的、白皮的甘蔗一山接一山，一坡挨一坡，一片连一片，东看不到头，西望不到边，碧波荡漾，浩浩汤汤。祖父常常戴着一顶旧草帽，扛着锄头，拉着年龄尚小的我，登上屋后的山顶，浓浓的眉毛下，目光坚毅，满脸笑容……

甘蔗成了家乡的支柱产业，乡亲们慢慢地富起来了，家家户户盖起了新瓦房。但好景不长，几年后县糖果厂破产，在信息严重闭塞的当时，甘蔗严重滞销。祖父和乡上的干部把家家户户的甘蔗集中起来，租了好几辆解放牌大货车，到临近的几个地区去推销，半年下来，总算挽回了一些损失。此后，大伙儿不再种植甘蔗了，但老屋前的甘蔗林依然苍翠，生机勃勃，祖父跟往年一样，戴着草帽，哼着小调，锄草施肥，只是他的脸上爬满了皱纹，腰肢越来越佝偻了。

每逢当天，不管烈日当空，还是数九寒天，接近七旬的祖父依旧早早起床，沿着崎岖的山路，吃力地扛着一大捆甘蔗来到十多年固定的摊位，把一根根甘蔗像艺术品一样摆放着，静静地等待乡亲们来购买，但常常是无人问津。父亲母亲无数次劝他，这么大的年龄了，就别再种了，再说值不了几个钱。但他说，我能帮衬你们多少就帮衬多少，几个孙子今后还要读大学呐！

我上初一了，和祖父几乎一周才能见一面。他卖甘蔗的地方就在教室外十多米处，我和祖父约定，你想我的时候就喊一声“甘蔗，新鲜的甘蔗！”，祖父说“我只能偶尔喊一声，这样才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”。但祖父从没喊过这句话，我只能时不时透过教室窗户向外张望。

这个赶场日出奇的冷，人入人往中，满头银发的他站在那里，见人就笑，格外显眼。晌午时分，天空下起了雨，雨中夹着雪花，穿着补丁衣服的他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冰冷的雨无情地打在他消瘦的脸颊上。我和父亲赶他送去了棉大衣和茶水，并劝他别卖了，赶紧到学校寝室烤烤火。祖父说，农村人哪里有这么多金贵，再卖一会儿，你们赶紧去上课，

父亲和我只有悻悻返回教室。当我再次透过窗户向外看时，发现祖父身边突然多了一个衣襟褴褛的乞丐，刚送去的那件棉大衣已经披在了乞丐身上，那双沾满污垢的手正捧着茶杯大口大口地喝着。而祖父却反复搓着双手，在那堆甘蔗前来回踱着脚。

午饭时间到了，我冲出教室一看，祖父不见了踪影。在父亲的寝室里，我看见祖父正在蜂窝煤炉前烤着火，手里端着搪瓷盅，呷着白酒驱寒。看我满脸不快，祖父笑咪咪地摸着我的头说“么孙儿，爷爷今天运气好，一个大老板买走了全部甘蔗，一块钱一根，卖了五十块，看，我给你买了啥？”，祖父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肉饼，“这是你最喜欢的，趁热，赶紧吃！”，“我不喜欢！”我带着哭腔，边叫嚷边扭头跑了出去。

第二天是星期六，学校例行放假，我和父亲回家了，无独有偶，在县上读书的大哥二哥也回来了。祖父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叫祖母和母亲杀了那只最重的老母鸡，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模样，祖父慢慢地喝着酒，满脸泛着红光，乐呵呵地笑着。饭后，他搬出四川锣鼓，父亲拉着二胡，父子俩唱起了《五台会兄》、《铡美案》中的片段。

“快点，起床，爷爷中风了——”第二天早上，正在睡梦中的我被哥哥们拽下了床，我踉踉跄跄跑向祖父出事的地方。这里是窖藏甘蔗的地方，甘蔗窖旁边是一大丛斑竹，祖父的双手全是泥巴，左手紧紧攥着一根又粗又壮的甘蔗，右手死死抓住一根斑竹，他的双眼微闭着，嘴角处溢出丝丝白沫，脚上穿着一双帆布胶鞋，祖母在旁哭着说“叫你晚点起来取，你就是不听，反正娃娃些还在家”，原来，祖父是为我们取甘蔗而中风的。待我们搬开他的右手时，斑竹上的五根手指泥巴印清晰可见，几年后斑竹上仍然留着祖父的手指印。

经过一整天的抢救，祖父还是在傍晚时分咽气了，享年七十一岁。我站在光秃秃的甘蔗地里，嘶声裂肺地哭着，咆哮地寒风像刀子一样在脸上刮，一片枯黄的甘蔗叶在灰暗的天空中来回飘荡，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……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老屋前那片甘蔗林早已变成了荷田，一到春天，荷田里冒出了几片嫩绿的甘蔗苗，甘蔗苗正使劲儿地向上长着，荷风送香气，甘露滴清响，我仿佛看见祖父依旧戴着那顶草帽，哼着那些熟悉的戏文……

| 乡村笔记 |

李家两姊妹

◎王朝书

小琴讲，村里一个女人，20多岁就去世了。留下了一对女儿。

小琴所讲的女人，我不认识。她是我离开村子后，才嫁来的。小琴说，她豪爽、大方。村里人聚会时，能一口喝下一纸杯白酒。

一天，小琴和她一起上街。街上，女人对小琴说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脚肿得厉害。小琴叫她裤子拉上去。当下，小琴被吓住了。她的腿亮亮的。轻轻一摁，就有一个坑。小琴说，你想死呀，肿得这么厉害了，还不去看。女人说，她没钱。小琴将身上几百元全搜了出来，塞给女人，叫她赶快去医院。

到死，女人都不知道，自己得的是什么病。小琴讲，那天，女人在泸定医院开了些药，就回来了。回来后，她的男人骂她，一年到头挣些钱，拿给你吃药就吃完了。女人就没去看病。不久，即去世了。

女人去世后，她的娘家对她的丈夫极有怨气，断了来往。女人在时，她的娘家人时不时地会送来腊肉，帮助种地。尽管，他们的接济，起不到大作用，可日子总要轻松些。如今，彻底不再来往，女人丈夫和她的两个女儿，在女人去世后的日子，可想而知。

女人丈夫更加郁闷了。如今，村里，找不到几个对他有好感的。曾经，人们想帮他，让他接送村里孩子上下学。他家有一辆旧车。可他却对孩子们在车上打闹有意见。说，会把车弄坏。且，不愿在孩子们上学放学时，多等。村里孩子不是同年级的，上下学时间不一致。如此，必然地，要求接送人有足够耐心去等待，将每个孩子送进学校、接回家。女人丈夫却不耐烦等待。也许，他想，那些时间里，可以多找些活来做，多挣些钱。可乡里乡亲的，他又说不出加价的话来。只有，含蓄表达他的态度。

大概一月后，村里人懂得了女人丈夫的心思，另找了师傅。人们还想帮他。有人给他介绍女人。可，人来了，几天后，就走了。说，太抠了。哪个，跟他过得下去。

从此，村里再没有人想多管他家的事了。女人丈夫，就和两个女儿一天一天地过日子了。

先生我们回村后，一天，小琴我们一起散步。路过村口时，小琴示意，一户人家门口坐着的两个女孩，就是她所说的女人的孩子。虽然，我的视力不好，看不清长相，可我看到，两个女孩身上穿的衣服，都很好看。

小琴说，女人留下的两个女儿，大女儿长相随她，性情也像她。爽朗、泼辣。现在，不仅能做家里的活，村里红白喜事，也能去帮忙了。且，她的学习成绩也好，读的是重点班。

听了小琴的描述，我想象着，那两姊妹，一定是独当一面的姐姐带着年幼的妹妹，相互依偎的。

小琴动了手术，还在休养。龚大姐因儿子结婚，也要回去了。一下，先生我们想不到，找谁来帮我们。突然间，我想到，小琴讲过的，李家两姊妹。姐姐，是那么能干，做一些简单家务没问题。现在，是寒假，也许，她可以做假期工。先生我们愿意给多的钱。假期后，说不定，小琴就可以做事了。

我给先生讲了我的想法。先生说好。晚上，我们顺路走到了李家。迎接的，是两姊妹。她们的爸爸不在。姐姐，很老练地接待我们。听了我的来意后，姑娘问我，一个月多少钱。我回答了。她点头，说愿意。等爸爸回来，就和他商量。

先生我们走了。原想，事情，就这样定了。谁知，今天一早，女孩的爸爸打来电话。电话里，语气强硬。说，他们家的孩子是不会到别人家做工的。

挂了电话，我对先生说，我们得想想还有没有合适的人了。

先生问我，为何，我给他复述了，女孩父亲的回复。

先生说，看来，女孩父亲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无情。他对自己的女儿，就是有情的。

我说，李家两姊妹，应该是在父亲的呵护下，健康成长的。而非姐姐一人照顾着妹妹。那个男人所有的，他大概将对妻子的愧疚，全弥补在女儿身上。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

先生叹了口气，拥有同情和爱。的那个男人，后，醒悟了。

说，只有人类，才爱，是人无法回避终究在妻子去世爱。

追梦人

◎耿艳菊

天一暖和，卧室窗外的香樟树又热闹起来，每每从鸟鸣中醒来，心里就不得会荡漾着喜悦。像沉寂了漫长长冬的湖水，任由轻柔的春风吹拂着，那些孤寂落寞的冰雪暗夜都成了如烟往事。

尘事有寒凉，好在自然界有春天往返，春天的德泽，万物生辉。人生悲欢交集，而暗夜凄冷总有尽头，春天又如期而至，人间值得热爱。

大清早呀，很多人都在梦中，而鸟儿是春天忠诚的信使，是勤快的精灵，神采奕奕，欢快地啾啾啾着。

鸟儿的世界，人不懂，但快乐却是可以共鸣的。人也跟着快乐，心思轻盈，心轻万事如鸿毛。到处是春风骀荡了。

拉开窗帘，是两只青色的鸟儿。起初，它们有些惊吓，也只是一刹那的事，它们又泰然自若了，该唱歌唱歌，该聊天聊天，不理睬我这个好奇的人。

我也就大大方方地观察它们，发现这两只鸟儿很像昨天的那两只，其中一只，青色的头上还有一点绿，很是俏丽。也许就是，它们是在谈恋爱吗？我们家在小区的后排，位置又在最里面，窗外的这棵香樟树倒是挺清幽。

鸟儿谈恋爱也要找个浪漫清幽的地方，不免让人莞然而笑。见过冬天恋爱的鸟

儿吗？春天真是恋爱的季节。

公园里，春风徐徐吹着，红砖的自行车道，蓝色的单车上，是一对明媚飞扬的年轻人。男孩子青春潇洒，女孩子明净温婉，一袭白裙，长发在春风里飞舞。

偶然的相遇，素常的场景，却久久不能平息，因为这是在春天，春天万物萌新，可也更容易让人怀旧，一点点的缘由，就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青春韶华。青春，一个人的一生中不会重来的春天。

也是这样徐徐的春风里，我们还在家乡的小城。城外有一条南北向的长长的河，河堤两岸密密地植着垂杨柳，柳枝鹅黄柔软，在春风里自在飘拂。每到周末，我们就骑着单车沿着河堤从南到北，又从北到南，那是单调寂寥的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那时，我留着长长的头发，刚洗完，春风吹起黑亮的长发，空气里有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。后来，薰衣草淡淡的芳香，就成了我们念念不忘的春天的味道。

他那时喜欢穿我们一起买的那件黑色风衣，大大的口袋里可以放下随身听，插上耳机，一人一个耳塞，在春风明丽的河岸边，听我们喜欢的《追梦人》：“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……”

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追梦人，我喜欢文学，他喜欢书法。在清静的小城丰富着灵

魂。一年

又一年的春风，吹过我们的梦想，吹散了眉弯，一路的美好是生命里珍贵的一笔。

晚上，他练书法，我看书。他突然抬起头和我商量，等有空了，春天回老家小城，咱们再去河边骑单车可好？孩子一听，作业不写了，跑来凑热闹，一家人叽叽喳喳计划着旧地春游的梦想。

春风旧相识，吹起一往人世间。识，吹起一往人世间。

